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五

孟子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章

章大力文禮者養也即食色而是也欲食欲色人情也不欲紾兄臂踰東家牆亦人情也究之亦情爲情屈安在其情爲禮屈歟可以名禮又即可以名情者則信禮之名爲聖人之假說也彼尊太上尙玄同者眞是也艾千子此章乃孟子精義之學也權衡輕重雖聖人復起無以易不知大力何故極口詆之總由學問疎淺不細心讀聖賢書耳尊太上尙玄同不知大力身在學宮借四書五經獵一科名何苦叛孔孟要作老莊門下人也評

禮本天來情本心來禮未嘗不合於人情然必合於人情至善之則乃所謂天也因人情而權衡輕重其等殺節文經權正反

皆天也。故明禮則情得其宜。任情則天理可悖。此聖道與異端分界原頭。此處一差。以下更無是處。自良知之說熾。學士大夫皆以本心爲宗旨。而以本天之理。皆屬外假。波蕩陸沉。爲萬世大患。大力諸公皆爲所惑亂。蓋文人尤易陷溺。以其詖淫邪遁。近乎文章之說幻也。當時有千子一爭。雖不能障其橫流。然亦狂瀾一砥矣。如此評不可不傳爲學者戒也。

陳際泰文 聖人深沒其文於經。而旁寄其權於義。**評** 禮以義起。經文甚多發明。未嘗深沒也。若須深沒者。必非禮矣。

金重於羽者節

豈謂二字。固是設言一鉤之輕。正是反跌金之本重。未可以此爲喻耳。

輕只在一鉤耳。固未嘗輕金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徐行後長者節

歸有光性一孝弟而已。評此却說不得。孝弟是性所行處。故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來。文孝之盡而爲聖人焉。率吾性之仁已耳。弟之盡而爲聖人焉。率吾性之義已耳。評堯舜之道與孝弟。畢竟兩樣不倫。如何關合得攏。提出一性字。則堯舜不大。孝弟不小。自然關合矣。然性字渾淪。與孝弟關合處。尚費一解。於性中提出仁義二字。則孝弟與堯舜之道關合。皆切實無疑矣。先輩於此理精熟明透如是。後人扣盤捫籥。從何處討消息也。

而已矣。盡其之訓。正謂非高遠難行事耳。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章

高子謂小弁過於怨。孟子謂小弁正當怨。

仁孝盡頭到怨處纔見。

小弁怨。尚無補於平王之孝。况不怨哉。

只論道理當如此。不是予平王以孝。亦併不是贊其傅之能致平於孝也。講道理。不講事實。

只論書。不論人。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地作平王之詩。只有一怨字爲至。怨至。便是舜之大孝。此論理也。小弁之可取正在能怨此論詩也。宜臼非能怨之人。其傅亦未嘗導以處怨慕之事。此又當別論。不以小弁掩者也。將宜臼與小弁分開看。則詩教史法。兩義相發而不相礙矣。

陳子龍文 庶人之家。鮮骨肉之變。而哀怨之章。往往在有國家者。

評 此未確。變有大小耳。庶人正多哀怨之辭。**文** 因亂而得立。則

太子固與於弑父者也。此與楚商臣何異。而諸侯不之討。卒能保有伊洛者何也。評因亂得立。與於弑父。固正議諸侯不討。保有伊洛。何足証平王之孝。隋煬不以荒淫亡。將亦爲孝主邪。文天下未有其怨如此。而弑其君據其位者也。評固亦有以怨而弑逆者。況平王原不怨。小弁詩怨耳。文平王之得國也。君子猶許之。而何論於靈武之事邪。評君子不嘗許平王。平王負弑逆之罪。肅宗尙有恢復迎奉之功。肅宗卽不得爲孝。豈可與平王同讞邪。文人君之事。與庶人異者。一可以致亂。一無所貽禍也。評此乃孟子論詩。不是論平王。只論小弁之詩。其理正當怨。不是說平王能怨。亦不是說有此小弁之怨。平王便可稱孝也。至謂人主之孝與庶人異。重在社稷。是以功利奪天倫也。論語爲衞君章。孟子竊負而逃章。又如何作解。此等議論者學者胸中。

後來生心害政。不是小事。不可不辨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節

離騷非忠臣不能作。小弁非孝子不能作。皆以其能怨也。非怨字不足以見忠臣孝子之隱。蓋其所以能怨者。眞忠厚和平之至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節

何以是不解之詞。然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二節

其實高子之怨。與孟子之怨不同。高子怨字內。即帶不可磯意。孟子怨字內。即帶慕字意。如此則不啻去而萬里矣。

怨不僅行吟坐歎了却也。驪山之前。驪山之後。有幾何感格消弭挽回功用。都在怨字中出。虞舜只以怨而致允若。孟子所以引

之作結也。不然。即使小弁實是平王自作。亦只算不怨耳。此怨慕與怨懟所由分也。學者須明此義。

宋牼將之楚章

說秦楚罷兵之說。孟子與牼本皆不同。只所爭者號耳。所謂號者。只在斜縱之間辨之。然而究其所歸。如是則王。如是則亡。如冬夏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節

三軍之士。只就罷兵言耳。為人臣者八句。又推廣言之。以起下王字。人臣人子人弟。仍黏三軍不得。臣子弟。從三軍廣言之。君臣父子兄弟相接。又從臣子弟廣言之。以追出下王字。自是字至相接也十六字作一氣讀。停歇不得。為人臣者以下至相接也。是推極仁義說行後景象。與上文對照。

不可呆做實事。

仁義本人所自有。故卽悅卽懷。

朱錦文 臣而不仁不義。無以對吾君矣。仁義之臣。其臣必忠。云云。

評 懷仁義以事。卽以仁義事之也。以字著力。當玩。似此語氣。則仁義與事君父兄兩分矣。

爲人臣者以下。要見無人不仁義。所以王也。

上說三軍。此說臣子弟。總是推說無一人不仁義也。

只君臣父子兄弟相接處。是仁義之原。便是王道之極。只被戰國說士講熟一個利字。雖外面相接。而裏面已不相接矣。請看今人家父子兄弟間。利則相親。不利則相怨。以至弒奪者不少。然歲時團欒。究有不得不相接者也。只是仁義二字。畢竟去不盡耳。豈天性之相接如是乎。故懷利相接。與懷仁義相接。相接兩

字雖同。其情狀迥別也。

懷仁義。乃能去利。必去利。方懷得眞。兩層義在。六句下插入去利二字。正不得忽略。

於利邊有絲毫去不盡。卽於仁義懷之不眞。猶之於仁義有絲毫去不盡。亦於利懷之不精也。孟子特加入去利二字。煞有精義相接也。下文尙有兩層在。然而不王二句。是本節盡處。何必曰利句。是總繳上文。也字虛繃。若一經說煞。神理不屬矣。

利之效極於亡。仁義之效至於王。正要看與上段不同處。去懷相接諸字。雖同上文。景象一變。意義亦換。此中有實際在。諸字境界。正不得作一樣看。

孟子居鄒章

陳說餘文 儲子不能用賢。而徒修往還。失相職矣。評 責之太過。失

孟子義旨。【文】若鄒季子。齊相儲子。各以幣交。固不足論。特其報見之禮有殊。是或一道也。【評】在孟子正要論耳。豈受時不論。而報時又有道可論邪。【文】季爲攝主。一旦有境外交。陰聘名士。亦將見裁於法。何況委監國之重。修布衣之歡。握手而去。是殆不可。故季子之不來。孟子之深是也。【評】戰國時未有此律例。孟子亦不避此。章意重交際予受應酬之道。視其誠意以爲衡。皆有精義存焉。所謂可與權也。不重在用人好客。亦無孟子思用世求知己之意。至謂季子居攝法。當避嫌遠害。故孟子是之。尤爲謬說。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章

孟子曰居下位節

【章】【胡茲】仁字即照三子說。不必又進一層。【評】亦非爲照三子。故仁

字不必深講也。淳于發難。爲去就名實。故孟子述三子。亦只敍其出處。仁字原只在這上邊說。理本如此。然正須識得仁字全體。方能不深講而道理自足。只說出處。而聖人之精微自存。此又不可不知。

曰孔子爲魯司寇節

難妥頓在知者句。說得知者是固非。說得知者不是下乃字反無地步。總在衆人中品題。知不知只作一例看。

知不知總是衆人。總是不識耳。腹背毳毛。焉足爲輕重哉。鳳凰之高翔。烏鳶不得而干之。君子所爲壁立千仞。其視淳于之徒。鴟鼠耳。然理自平實道則中庸。固非高自標置也。又須得聖賢語脈。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節

只辯使是無王。桓文之匡定拜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目中無有。將天命天討之本。一齊蔑却。此摟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并不用陽尊以爲摟伐矣。故此節當講霸者之無王。不講諸侯之無天子。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若止在權勢統制立論縱極恢張。止道得漢唐羈馭藩鎭利害耳。

本原不同。故法制亦別。須見王者所慶之國治養尊。彼管商之治。開疆任土。養私人。納游士。正三王之罪人耳。

五霸未嘗不盡地力用人才。然其所爲正三王之所必誅。豈有慶乎。即後世亦未嘗無慶讓。然只在權法上講。雖自天子出。亦總是私心。非王者之慶讓也。王者之政。直從上天生民出來。與富強羈馭權術正相反。此是王霸分界處。朱子所以不肯輕可漢

唐也。

五霸桓公爲盛節

若曰五霸桓公爲強。則抹殺桓公之功。若曰五霸桓公爲賢。則掩却桓公之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俱在內矣。

孟子取葵丘之會。只取其五命尚合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不贊其信於諸侯。

餘論云云。評道理太大。恐不是齊桓甲裏。或云假仁義不嫌其大。不知纔假便有假道理。此嫌其真難爲假耳。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章

周公之封於魯節

突然提出始封。孟子立言。大義嚴正。

只說周制深計。便止寫得漢唐以來權略私心。賈長沙衆建少力。

非王道也。直說得周公太公意中。亦只合如此。纔是儒者見本
之言。纔服得愼子倒。
儉非儉嗇儉陋也。註云止而不過之意。最善摹寫足字之義。後世
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鎭。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不解一足字
之義。而封建遂不可復矣。

今魯方百里者五節

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言必當損。萬無益理也。語勢對舉。意在
語外。

君子之事君也節

道個道。便照上王制之不當奸。道個仁。便照殺人以求之不容做
而已二字。便見愼子所爲。都是道仁外事。

陳子龍文 人臣定其志而事君由乎道矣 評 道仁不可分。總是務

引其君四字，一筆直説下。君必須志仁，臣亦須當道。非志仁屬君子，而當道屬君也。如何君臣各分了一件。

有功而寧無功，有利而寧無利，此是聖賢打穿後壁本領。今此而求必濟，便是孔孟所不爲。究自處於蠅狗，董江都之得爲儒臣，亦只解道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亦只解道成敗利鈍非能逆覩。今俗儒細士，習聞陽明後人顏鈞李贄之悖論，慨以經濟豪傑自命，終其身猖狂奔競，自陷於極惡而不知者，蓋不少也。嗚呼，爲孔孟爲王霸，爲儒釋，爲朱陸，爲人獸，只在此關辨取毫釐，可不愼哉。

【章世純文】云云【艾千子】此就脊上説，雖是，然不免狹小矣。【評】豈止狹小哉，此説壞道仁矣。謂孟子私計魯必不能勝齊，又恐魯不肯受貶儒之名，而借道仁之虛言，使之有托。如此巧詐僞妄，與

儀秦之類何異。直說壞了孟子矣。總坐不識道與仁之理。便胡亂至此。

金聲文 聲色貨利之與。撻伐無敵之威。識時之儒。不能禁之使不爲。而正操以爲引君之資。**評** 意指好勇貨色進說。証引字極切。而下字有弊病不小。好勇好貨好色之說。孟子正隨事攻其邪心。引之於正耳。豈曰不能禁之使不爲。而姑曲爲之說邪。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黄淳耀文 貨殖如圭。精心計如圭。業已指南畝之利而不居。則必詭山海之貨以自予。是民進不得蒙本利。退不得收末利也。民之所不樂也。**評** 白圭貨殖人。應有是理。然如此說。其罪反輕。況果輕本利。民無不樂。但不可行耳。**文** 以中國之道治貉。則貉弱矣。**評** 果能以中國之道治之。亦必不弱。但非所欲耳。弱即彼之

說也。攷漢文帝三十稅一。其季年盡除民租。至景帝時。乃復致治之盛。幾比成康。豈孟子之言。有時不驗邪。曰。漢文誠乎貉者也。白圭詐乎貉者也。評此豈可誠邪。文帝之道究不可行。以其貉也。

聖賢論事。只有個是非。是非當下便明。而成敗利害自在其中。二十取一。必如貉之去人倫無君子而可。如是則當下便不是。不必轉轉到少取正爲多取也。看多取甚於去人倫無君子。亦只是利害起見。重於是非耳。凡爲史學者。必坐此病。故朱子力與永嘉諸公辨論其失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章

不單道不亮。不單道不執。而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是要從不亮中做出所以不能執緣故來。意思議論。正在上下兩句之接縫處。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陳子龍文 爲政在乎得士。强稱商鞅。智稱蘇季。博稱鄒衍。是三子者。亦嘗稱先王之治。託前聖之書。以干當世。使有人焉好之而盡其說。則彼固非無善之可採者。評 樂正子好善。非好士也。好善則正與縱横捭闔一輩相反。大概只作好士看。故要化用此輩。不知此輩卽可化用。亦須仁漸義摩。教行俗美。如何一時便化用得。如商鞅蘇秦等。先陳帝王之道。故是愚人之詐術耳。豈眞知帝王之道者哉。總坐看善字不的。便生此病。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此章意。旣不是富貴人說潛移。亦不是窮愁人爭餓氣。平平實實講來。纔見得聖賢當此。自有聖賢之益。庸才當此。亦有庸才之益。從作窮秀才。假豪傑。爭虛氣。說大話。直是沒交涉。

孟子此章不是爲今日窮秀才獄苦。

首節

帝輔王佐霸臣三項並舉正見凡要成得一個人皆如此。

此案也斷在下。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節

眞積文 癡思鬱結其下者感憤怨懟者也或一折而入達情放曠之域必反行爽然自遂者矣。評 嵇阮之徒皆從悲憤轉入者。二氏中亦多收此輩。自古窮愁悲憤至不堪之處多躧脚走入差路去。此二氏之所以日盛而人道之憂也。他也道是大事因緣眞仙法器儼然亦以爲大任而不知此正被大任苦勞五句歷倒而自入於禽獸非類之道中耳所謂傾者覆之耳。

行爲拂亂都只在倫理言行上說方與下動心忍性有會者就天

下妄求名利之人而拂亂之。不過走入差路耳。又何動忍之有。勞苦餓之拂亂所爲。若不待動心忍性。則今日街頭。不知多少君相矣。如何是心。如何是性。如何動心。如何忍性。一字含糊影響不得。

詹養沉文 人有何貧。寘其心於無用。終其身無可用之事。人有何窮。逆其心於不窮。終其身無可窮之理。**評** 村農作家。亦是此理。何況於大任乎。

不曰有所能。而曰增益其所不能。當大任人。須是才全德備。稍有闕欠。定到墮坑落塹。

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有次第。然所以二字。直貫語氣無側折。蓋動忍其心性。而增益者其才也。作三平講。理固無害。所以二字。是豪傑自強責任。天下許多苦餓困拂人。到底擡頭不

起原非豪傑也。

所以二字斷然。窮秀才莫認錯黃粱春夢。

徒貧賤不中用。虛氣傲骨不中用。

全旨正欲人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若要熟須從這裏過也將文輒作感士不遇賦即有慷慨氣燄。亦是窮秀才攀古人作空頭門面語耳。今日甕齏鷄結者。若其心志大率不免塵埃中安有如許天子宰相邪。

陳儆文 人非大任之人。不足爲世有無之數。則心志欲其愉。筋骨欲其逸。軀膚欲其充。身與爲欲其豐腴而順適。庸愚之所望於天者不過如是。而天亦若不吝而與之。評 如此則科甲美官。天只是豢養一輩庸人耳。

貧士不辰。誰非困苦者。然其所志。只躁進弋獲。美官多錢。蠅營狗

苟至老死而不悟。人以爲伏櫪壯心。吾以爲反騶逐臭耳。五品四維。從頭不識到底。又何曾動忍增益乎。

人恆過節

改作喻。都說人學問。不得作看透世情話頭。

然後知生於憂患節

【遊衍文】憂患未必皆生。而憂患中有生之理。安樂未必皆死。而安樂中有死之情。【評】此正存乎其人。窮愁者不得便作護身符。

附首節文

歷數遇合之奇。其遇合之前可思也。夫舜說諸人。其表見於世者。大約從其發與舉之後觀之耳。試數其所發所舉之由。不出於一而若出於一。君子不得不致思於其際矣。今夫人當貧賤。則未有不思及古之富貴人者。曰何其不類我也。此其人於古人

無與也其意薄也人當貧賤則未有不思及古之貧賤而後富貴人者曰何其不與我也此其人於古人猶無與也其氣矜也不實見古人之所以富貴不實見古人之所以貧賤而富貴不特富貴非古人即貧賤亦非古人則安得不取古人衆著之迹而詳觀之夫古之生而富貴者有幾人哉使運會有隆而無汚德業有全而無歉則皆生而富貴可也而不能也於是乎五帝之末而有舜當帝之終王之始生舜於其間不於青宮則於羣后夫豈不足以徵庸而受終也哉而必自歷山來也則帝佐之所發可見也自是以後無布衣而爲天子者猶有布衣而爲相則必賴夫舉之者矣後數百年而有傅說當殷室衰復之會又數百年而有膠鬲當周家興革之時此二人者帝肯焉可也望族焉可也而一則於胥靡一則於負販則王佐之所舉可按也

自是以後無舉於天子者猶有舉於諸侯則亦仍夫舉之而已王降而霸管夷吾之功尊霸降而外裔孫叔敖百里奚之業係此三人者獨不可出之華間哉而或則於縶囚或則於九澤或則於五羖則霸佐之所舉可驗也當其世之變也此數人者固不知也及乎既發與舉而後知世之變也如此當其與世俱變也此數人者又不知也及乎既發與舉而追意夫未發與舉之初而後知與世俱變也如此而抑有說者於畎畝不即為舜於版築不即為說於魚鹽不即為鬲於士不即為夷吾於海不即為敖於市不即為奚而此數境者獨見重於數人若為發為舉不在數境而自在數人則何也而抑有說者不於畎畝何損於舜不於版築何損於說不於魚鹽何損於鬲不於士何損於夷吾不於海何損於敖不於市何損於奚而此數人者必見重於

數境若爲發爲衆其在數人者正在數境則又何也悲憫窮愁未必盡生若相厚生疏潛常以此參庸材而或者曰舜聖帝也說與舜猶賢輔也夷吾救矣直偏霸材也是殆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雖聖賢不免焉如是則偏材不免焉如是謂以此難聖賢也則其待偏材過刻謂以此厚偏材也則其待聖賢又過薄矣然而非薄也非刻也若畎畝若版築若魚鹽若士若海若市皆可以爲舜而有說爲焉皆可以說爲而有夷吾救炙焉使其人自爲之非天意也而天意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五終

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三節各分知行說。然大學言物格知至。畢竟知性是始事。中庸言天地位萬物育。畢竟立命是終事。知行雖微分先後。然不是待盡心知天了。方去存養也。故先後二字不宜說煞。

首節

首句頓住。朱子謂者字不可不仔細看。者也二字。原指現成者而言。

首句重提。多說入存養界上。不知盡即知至。至字原緊貼知說。盡亦是知裏事。不是說得全其體用。

知性只作窮理兩字看。正指零星精細切寔工夫。若誤認本體統會。要說高一層。便與知字膠粘不上。不知零星精細切寔處。莫非性也。正莫非天也。如此看乃更見其高。要另說高一層。却正是所見低也。

【韓菼文】心之渾於中含者。不可以性言也。一有性之可言。即已非性。然試從一物未接之始。有恍然可識其爲性者。是即萬物之所以具也。【評】心之中含。正是性。此誤解程子才說性便已不是性意。程子謂人生以上。其理在天。既生後已墮形氣。不全是性之本體耳。孟子知性是格物窮理。非宗門明心見性也。說得過高便易錯。

知性是物格。盡心是知至。故盡字大。知字零星。若要從無物處恍然悟得本體。此卻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程子所謂吾儒

本天釋氏本心正指此也性即理也天即理也不曰心即理也故恍然無物謂心體則可貼知性則非近日講師有闢宋儒之性即理為非者亦皆惑於良知之說關係邪正不小故附論及此

歸有光 析之無不精故合之盡其大 評 二語真正聖學異說不解在此 文 學之敝也由知之不啟而支離之見病之也詎知夫窮神知化有至簡至要之功乎 評 此卻惑於傳習錄此章所言知性正講精詳不講簡要

只知性便是知天不是性上又求知也

知性則知天而能盡其心故朱子云知天只在知性裏說

此題誤處大約將性字看錯在本體原頭去語意遂多雜和下節不道性字只作理字解知性只在零星處說又知天即在知性

裏盡心卻在知天後與下節又有不同。

今日異說亦無不說天說心總不懂性卽理也一句孟子提醒正在此、

心與性要分成兩看性與天要併成一看天與性納入心裏看心與性歸原天字看心與天靠實在性中看心性天三件有順看倒看三者又總在知上看不如此拆剔粉碎也不能融會貫通人亦說致知到底不切合只是性字看得虛空鶻突則知字亦無靶鼻要知此性字只是萬物皆備於我一句靠定事理說性字則不但知字有著落并心天亦分明矣

盡處見天命原頭

盡心便有性字在內講知天亦不在知性上邊外邊推一步看

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卽指心體具

衆理即統性應萬事即統情也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肖天體釋氏上截天理目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摩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即此是佛性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寔迹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曾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之言下忽省此心詹阜民之下樓忽覺澄瑩王守仁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得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謂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

張子心統性情四字真千古獨發不是此心則此理顯藏何處但

不明所顯藏之理，則心雖有而不盡。禪學所謂明心見性，必先截斷事理，而後能眞見本體，是必去天而可以明心也。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不知離却性天，心已不盡，安得謂之有見於心哉。聖學只說知性知天，從無曰知心者。盡心無所用其知，知性天正爲盡此心耳。盡得此心，下面方好存養。不然又存養箇甚。故此節工夫重知性，而所以欲知性者，只爲心。下節心性並言，而工夫用處亦只在心。聖學未嘗輕看心也，但必合性天而後謂之心耳。看此節首句四字，如何鄭重分明。

或問禪學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是如何。曰聖人之所謂性，指順健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淨者而言，總要打破事理始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所謂性也。後來陽儒陰釋所稱，如主靜艮知知本愼獨等，皆

名是而實非。同是此術。陸子靜謂儒釋差處。正是義利之間。朱子曰。此猶是第二著。吾儒說萬理皆是。佛說萬理皆空。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按此此知吾儒惟知萬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養之。禪學祗知萬理皆空。故猖狂無忌憚。下稍一切無用。直敢說諸天供事世尊。以喻天小於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

此節紛紛。人道他病在知字。不知他病在性字。若作格物窮理看。道是說向外。與心天二字膠粘不上。與下節存養關會不通。不知此病却正坐分內外為二。看得外面一切道理與裏面本體無干。不但性非其性。即所謂心亦非聖賢所盡之心也。故他說明心見性四字。便要掃除一切。以為講心性到極精微。不知他只是不識得性字。正是極粗淺處。聖賢纔說性。便是合外內之

道曉得外邊底便明得內邊底初非二事但如時文講格物窮理只說得博聞閱覽玩物喪志一流却又不是聖賢之所謂格物窮理正墮落詞章訓詁爲異端所指爲支離者此則原與心天膠粘不上與存養關會不通又出異端之下無惑乎其蟄伏於禪和也故此節只要道得性字不差知字自有著落

三知字微有別知性固指知之無不盡而言然第一箇知字中具有格物工夫在到第二箇知性則純指功夫全備時所謂物格也第三箇知字乃是盡頭處所謂知至也

集註於此節及言游過矣偺皆從極難體會處而盡其理微妙入神也只在語句文法中所得却在語句文法外直與古聖賢心口相貫接今只將者也則矣幾箇字體會得神亦與集註心口相貫接矣

存其心節

存之功多養之功少存之力重養之力輕存之事顯養之事微

劉綎文一事也我爲之而我之心有許我爲之者有不許我爲之者此則吾之天懷中發者也**評**此中消息至微故工夫全在慎獨

楊以任文云云**評**只見得一箇心字於性天源流毫不親切此從釋氏得宗本心而不本天故其看天字便作諸天帝釋觀於聖賢所說性天無與其看存養粗則在名利之間精則如如不動而已其看事天則慈悲普度作用神通持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打破這一副家當更有何聖賢道理哉

熊伯龍文惟心之浮動而無如何也則援天以動其祗畏而今日奚庸也云云**評**所以事天不是指陳功效存養便是事心性便

是天。是徹始徹終事。若必到純熟後方算存養。存養了方見事天。則天在心性外。事在存養上。求合轉離矣。文人好爲高深之言。反於理不親切。病每如此。

存養得一分。事得一分。存養得十分。事得十分。不必到存養自然後方爲事天。養性固在存心下。然亦是存得此心。便養得此性。非謂存時粗淺。到養才精深也。

不是存心養性。要去事天也。不是心存性養了。方好事天也。不是極存養之至。足以事天也。不是下面存養。忽然上極事天。所以二字。乃直指合一語。非進一步追原語也。

中庸首章自天命說下。先戒愼恐懼而愼獨。直指工夫在未發已發。末章自下學立心說上。先內省不疚而不動不言。直歸到無聲無臭。明此。則先存心而後養性。皆所以事天之理。了然心目

間矣。

天字即在心性中。另起爐竈。便不是所以語意。

王伯安謂知天。如知州則一州皆已事。知縣則一縣皆已事。是與天爲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臣事君。猶與天爲二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便知他不曾知天。猶看得與天爲二。在蓋心性即是天命。故知得心性。便是知天。從事於心性。便是事天。此分言之而理愈一者也。如彼之言。必知知州知縣。管攝得天。方是與天爲一。若事父事君。敬畏著天。便是與天爲二。却將天看做外邊甚物事。要與他比並箇高下。只此便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不知聖賢之所謂天。只在心性說。而此一點敬畏之心。正天之精微。聖人之極功也。若謂君父非己事。則州縣又何與己事。州縣而知。即是己事。則君父而事。豈反非己事哉。又

謂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尚屬賢人之事，尤非也。存養工夫，徹上徹下，其純熟神化處，便是聖人；降而三月不違，以至日月至焉，皆存養也；即庸人一息一端之反求，亦是存養，亦即是事天，但爭久暫生熟耳。其心性無分，其天無分也。熟後也只是存，無始終只存在這裏。始終只是存養，始終只是事。

殀壽不貳節

陳際泰文吾人即令身爲聖賢，而不能自主於去來之間，亦復何用。**評**落此種邪見，便向禿丁座下討棒喫，與聖賢絕無交涉。要知便能自主於去來之間，亦復何用。**文**吾人即令道在尋常，而又能相兼於神明之客，政名爲通。**評**若云做秀才不妨說佛法，此種議論，已入禽獸而不知，哀哉。**文**凡人之謂死生者，數之立

不立非命之立不立也。評數亦命也。文古之至人得道而不云者。其精爽神明。人亦安得而見之。評立命亦不爲此。立命即下章所謂順受其正也。非謂自我作主。不由造物。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知生即知死。能事人即事鬼。於日用云爲盡合天理。此之謂立命。惟其不以生死爲事。故曰殀壽不貳也。釋氏但以生死爲事。故求脫離生死。一生精神工力。都用在臘月三十日。只怕胡孫走却。直向髑髏邊滅。便道是佛性不毀。以聖賢視之。乃其所謂弄精魂也。秀才見識低汚。看得生死事大。已落在他脚底。業已爲壽殀所貳。何處得有立命來立命。不是化吉爲凶。轉禍爲福。亦不是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要之此命字。不是術家二氏命字道理。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此章是從上章末句申明未盡。

凡不能安命。皆坐不知。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此聖賢放下一格。爲庸愚說法耳。

此章正爲下等人說法。

聖人不言命。孟子此章與論語富而可求章。俱是爲最下一等人立言耳。有點醒語。有指示語。只論有益無益點醒語也。有益何故以其在我。無益何故以其在外。指示語也。然在我者雖無益亦當求。在外者雖有益亦不當求。補出此意來。方是聖賢正義之學。以文言之。是進一步之文。以理言之。是前一層之理也。

大意在兩結句。是也者也語氣指點得神。

求之有道節

非是求必不得，但得亦不因求耳，方是無益。

無益云者，非是必不得也，只是不相關耳。如今日以醜婦體求遇，其不遇者甚多，贏得一醜耳。然則即有遇者，亦豈醜之力乎。全要從求得毫不相蒙處立論，又要從求得似乎相蒙處指點，方是喚醒下等人語。

無益正可從得後想出。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首節

【章世絕文】物皆自我也。此爲天地之間，獨一我已。【評】即世尊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惟我獨尊，絕不是孟子之言。【文】物者君子之所狹觀，我者君子之所大用，物我合而還天下之同矣。【評】狹觀物，便是外義，大用我，便不是皆備，物我合，便說成兩件，不

知此物字，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獸昆虫草木之謂也。看物字錯便生出用我尊我二氏之言矣。

【文章文】明乎我之備物，而可以善我與物之用矣。【評】與字用字都謬，竟以物當衆生二字解矣。【文】何言乎其備也，以不異也。【評】謬不可言。文評以爲粗套，不蔽其辜。【文】旣皆備矣，我之一身，亦即遍散於天地上下。【評】千萬億化身，狗子皆佛性耶。一派胡亂，其謬與首作同。總差在物字。故吆呼我字滿紙耳。迸己物一體之說，亦并不是儒家道理，直從原頭差來，依他說是萬物皆同於我，非備於我也。備指事理而言。

【陳際泰文】萬物望仁於我，而我亦欲一一而仁之，此非作而致其情也。【評】未必便望及我，亦無暇去仁他，且管了成已仁也着。【文】盡萬物而仁之云云。【評】物字包羅事物道理，無所不在。今止將

做人物物字看。自然粗淺鄙小。并將仁字作萬物一體之仁。連

仁字亦粗鄙淺小矣。要之渠並不識得儒者萬物一體之理。只

和尚慈悲普度。諸佛衆生同根盡之耳。

物猶事也。古人訓物字。皆兼事物而言。不止動植形器之物也。故

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言其理無不具耳。若單指對

已有形之物。則皆偏義不全。亦說不去。如釋氏問石頭在心內

否。曰在。曰行脚人著甚來由放塊石頭在心內也。

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他如未有

一我先有物。既有我即有物。物各一我。我亦一物。諸語俱囈夢耳。

即泛還萬物。不照註大而倫常小而日用講。亦大顢頇在。

此言吾性中無理不具耳。非謂與萬物相關通也。理本具我。則萬

物皆在裏。以我巴攬無窮。則萬物原在外矣。總之不明萬物只

是一箇理字。憑他說象說數說應感。都打成兩開。於書義毫無着落也。

註中兩箇理字各有義。理之本然理字。是合物我說。猶統體一太極也。當然之理理字。是在物爲理。猶物物各一太極也。

王恭先文 自世之學者。不知理之本然。而以爲在外也久矣。**評**一句道盡。至今講學病坐此耳。

此與中庸誠者自成也同例。只懸空立此句。吃緊正在下面。

彊恕而行節

此節從其有未誠轉下。是原不曾恕在。故氣力全在强字。泛作恕以求仁。儱統不切此章矣。

恕之盡頭便是仁。看不欲無加與不欲勿施分別。無加便是仁。勿施便是恕。無二理也。故恕字用力全在强字。强即勿施也。而强

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見時作但似强恕則近仁耳。

黄淳耀文 仁從恕入者也 評 謂求仁從恕入則可謂仁從恕入則非敎君子當勢窮之日或反有不仁之時乃仁有缺陷而恕仍存。恕能充長而仁復見以其剝復之不遠也 評 此是經權曲直義。不可云剝復于仁恕原頭所見未的。故講到道理至處多模糊。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蕭世緒文 事之得也以其近者也其失也亦以近者也 評 是言理不止事之得失。不著不察所以不知。著察是行習時格致之功。人之不著不察。或自以爲已知。或畏難而不下窮理之功。或心粗而不能入。或誤於異說而不求知。或用功而走入拘蔽之路。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只說近而易忽。故不著察亦止見得一種

病耳。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恥未足恥也。無恥乃可恥耳。

由有可恥而至於無恥。由無恥之甚。而至不以無恥為恥。今即以作文喻之。凡作惡爛文字者。其初未有不識羞者也。巾箱本頭雅恐人見。既而稍出示人。面皮漸老。便公然刊梓行世。始不識羞矣。今有人從旁大聲疾呼以罵之曰。若輩之為是惡爛文字。眞不識羞之甚。其人初聞此言。心覺悚然。既而聞之稍熟。便復怡然答曰。我固不識羞。預卿何事耶。於是遂不以無恥為恥。而恥根始絕矣。然則要其可恥。必先去其無恥之意。要去無恥之意。又必先去其不恥無恥之意可。作文之心。即為人之心也。可不猛省乎。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章

勇生於恥耳。恥是千古作聖之基。

凡人得激厲之力爲多。

吾嘗謂今世非無才。奇才滿眼。只是無志。所以無志。總緣無恥。罵之爲禽獸非人。莫不勃然怒發。及其爲禽獸之事。則又欣然安之。奉之爲聖賢。莫不色然喜可。及見流俗汚下。亦不以爲非。是皆無恥之甚者。無恥安能立志。志不立。何以成人。

偌大一箇世界。無人焉。以士不立志也。志之不立。由於不知恥。人必恥爲下流而後能向上。故曰知恥近乎勇。士大夫以梯媒線索爲傳。游俠館條以鑽刺欺詐爲術。下至秀才布衣。無不甘卑汚之行。習醜惡之文。但求騙得功名貨財入手。便以爲天下之至巧。曰豪傑。曰作用。才智之士。方靡然向之。惟恐其不及。孰知

此正孟子所謂無所用恥者乎。

趙衍文 吾曰人不可以無恥。而彼曰吾猶可以無恥。吾曰無恥之恥斯無恥。而彼曰無恥不恥爲無恥。而恥且無如其人何矣。夫亦思恥之於人何如者哉。評 此正推論上章之意。文 古之人有以得天下而慚。有以易天下而餓。其所以用其恥者固大也。而下至於行乞人之所不屑。恐百姓之所不爲。推其心。猶能卓然自立於天地之中。而竊附聖賢之後。評 一恥字。聖賢乞丐都在其中。所以爲大。文 爲機變者。極之以顛倒紛紜。而偃然自以爲得計。評 此意方不可救藥。文 覺生人者多此一心。以囿抑人之性情。而吾乃巧出於其外矣。評 非譎決樊籬不止也。文 好惡之良心一喪。而口鼻耳目四肢之欲。與禽獸無殊。評 讀此而不憮然汗下者。非人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章

陳子龍文大凡士當所以進身之地則氣必弱而辭必卑何則中無所挾而所求於人者重也評所以士人不可於進身二字著意纔著意人品文字都壞也文上之人即深崇廉恥節概之風而人猶挾揣摩瞻望之術評今日即復鄉舉里選亦不免鑽刺文以微賤之士立貴人之前而言高世之事我意其必有忼慨不傾之心卓犖不羈之氣評但取忼慨卓犖遊士未嘗無只不明道義耳文從孟子之說以游侯王間則未必進然退而可以自解若夫世之遊士進不過金玉錦繡之榮而退且有父兄妻子之辱況乎困厄於饑寒疲亡於道路者何可勝數哉評今世幕師講各亦復爾耳文惟其內急一身之謀外無天下之慮故辨愈雄而氣愈恧意愈傲而內愈怯彼固不可以窮而又不可

以逹也。評拗斷戰國遊士情狀、不異覩地獄變相。不知世間蠅營狗苟者。又復如何。然當時卑乞、索性不講道義。今又以道義爲卑乞之具、厥逈下矣。

陳際泰文遊說之士。白首無所遇者。非其說力少也。其說術疏耳。評孟子亦白首無遇、豈術疏耶。孟子此章。論道非論遊說法術也。文善說者在先定所說之心。而毋務以世驚之。評尊德樂義有本領工夫、不如此粗淺。文彼自有德義以來云云。評達不離道本領、正在窮不失義中。窮不失義本領。全在尊德樂義處作一串說。不分窮達兩境。見地甚高。

人知之節

當時遊說者、但知有功利、其術揣摩、似乎驕亢。其寔自待極卑賤孟子以囂囂語句踐。正是義利王伯之辨。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節

此不是誇張語句句鞭辟入裏纔是得已不失望之寔

澤加民從不離道來修身見世從不失義來

總有說究時窮而以窮處之吾無所與其窮焉時達而以達處之吾無所與其達焉評須想其境地何等此節四句須一氣連讀併看互看方見此文見處道立身萬仞之上朱子詩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先生恐其無意於用不知寒泉精舍中體用一原毫無虧欠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獨言文王或因作人克生有之然不重文王也卽易文王爲堯舜禹湯亦無不可大意只責重人當自奮興耳待而後興雖無猶六字精神都注學人身上與王教盛衰無涉

王言朗設云云。評與字。謂興起善道。感發有爲。在聖賢路上說。若但講事業功名。便是三代以後之所謂豪傑。正孟子之所黜者。陳同甫欲以漢唐繼三代。朱子辨之最精。即是此義。文於興字瘖貼孟子說。識力甚高。知此是作聖樣子。更說甚千塗萬轍耶。孟子謂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則豪傑正聖賢路上人。後世看錯此二字。於聖賢之外。另立一種放棄禮法。敢爲不道者。曰豪傑。不知濟惡不才。乃無忌憚之小人。非豪傑也。因誤解二字。後世小才。欣然自以爲有此美名。何必聖賢門下。此漢唐以後君相人品事功。必不能復返於三代之病根也。學者不可不辨。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艾南英文欿然不驚。若不知據之爲大。而辭之爲高者。此無他。彼其氣誠有以蓋之也。評說氣蓋。便落第二層低見。

看得韓魏之家不足以重我而自視欲然必於己分上已有所見

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不是氣可蓋才可辦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首節

徐致章文 伯行王事而民適肖其伯之應王亦即此伯者於民之事而民適肖其王之應**評**故王伯之所以分不在政術間也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懷葛天世界非對伯者之言矣漢始尊黃老正是雜伯豈復有皡皡景象乎黃老申韓自是一氣此等處須辨得分明

殺之而不怨節

趙炳文 民間之飲蜡報田無非王者誥誡勸民之事云云**評**還善有寔際便是王者爲之有寔際在皡皡只於不知二字形容氣

象耳。若作標枝野鹿觀。則是鴻荒世界。黃老家言矣。孟子所謂王者。蓋指三代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節

前稱王者。末節換君子。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兼有位無位而言。如孔子綏之斯來云云是也。總見王道之妙如此。得此道者即君子也。其功用亦如是。

君子即是王者。但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即不得位之聖人如孔子。亦在內。見王者之道大如此。與王者二字自有微分。

通章只在王者功用上說。此節即就上文極力形容。祇是一意說到底。初未嘗分上文爲民風。此節爲主德也。纔說業則德在其中。德之盛正在業上見。故註云德業之盛。與天地之化同。何嘗專說德哉。

到底只在功用上說。

人以上文分民風此節分主德看入君子心性中去不知通章止在王者功用上說以辨霸者之非一路說到廣大處未嘗收向裏來也過化存神只重化神二字人或誤看所存句不見朱子云亦是人見得他如此若重所存豈人所見乎即如俗解又當與所過句分出淺深矣上下句亦是極言其功用之妙直是乾坤運旋不是補葺罅漏此句當緊對下句霸者作未了語若空空賛頌君子似天地便與題意風馬牛矣或云註謂德業之盛今如子言不脫却德字乎曰纔說業便脫不得德體用一原程子之言所以至也章意却止說功用與霸者對不重德也若說德則上文又何嘗不兼德業來

存之爲純王之心只是過存前一步推原不是指化神也化神只

在及物處見。

所存原不廢迹象。而神字自在。

神不說到化。原蓋神字止以形容所存之妙。原不講聖人之神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此章仁言善政。皆王道中事。但有本末淺深之辨耳。與別章霸術

名法不同。

此章不辨王伯。善政不指伯術也

此與論語道之以政章。大意相似。直分王霸。非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節

三代下善政。非孟子之所謂善也

善教中不廢政。

善政民畏之節

善政不是苛政，民畏亦不是重足以目。

善政得財，與伯者任地聚貨法取富强之術不同。

看詩得民財云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則知善政亦指王制之外迹原在仁聲中說，非後世桑孔新法之屬也。以苛政取民財，民但苦之耳，何畏之有。迫流叛亂，終亦必亡，所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乎，不能得民財，豈得謂之善乎。

善政不是刑名新法，得財不是横征暴歛，善教只在惇德明倫，得心只在格心化成，若作感動悅慕套語，便復侵上民愛矣。

教本躬率，所以能得心。

畏愛財心，總是孟子點醒世主說法，若人君著意在此，便入驩虞假仁一路，此正前明道不謀利計功，江都之所以爲儒也。

講義雜叢 君上之臨百姓，百相求也，以得民之淺者自與，而以得

民之深者遜之遠皇上古之人其必不然然君上忽不自知而分出於淺深之兩途云云【評】自秦以來人主以堯舜下名色便不樂然所行多桀紂之實只不曾實見得三代功用耳唐太宗能假之便足笑封德彝矣況眞仁政乎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孟子時人皆以仁義爲僞故孟子將此等言語點醒其自有之良心非謂知能之良專在不學不慮也不學慮甚言其固有之耳然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若此理不明則廢學慮之說自孟子始矣後來單舉良知作宗旨不特惑亂後人且枉誣孟子莊子所謂并與仁義而竊之便果可竊也豈眞仁義哉

【俞釋文】自善惡之說不明而人之交錯於心性中也心忘其本性失其故天下於是乎無違道而聰明才技日紛紛而不知返【評】

是孟子此章緣起。[評]以仁義爲外鑠者。皆不識親親是仁敬長是義者也。而有良而不知保。則又不能由學以幾於不學。由慮以全其不慮。雖不學不慮。亦終不謂之知不謂之能也。悲夫。[評]只爲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爲外鑠。無復於孝弟用功者。故孟子爲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充以全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悪學慮之害良而欲廢之也。文能補出學慮。眞有功吾道之言。是以破正嘉以來邪說之妄。

兩良字。只在無不知愛敬看出。無無不兩字。便是達之天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通節關鍵。在及其二字。二字之前。二字之後。混作一件不得。打作兩截又不得。時下謬解。只緣看得木石居鹿豕遊時。虛空窈渺。講到聞善言見善行。則又攙入運水搬柴頭頭是道耳。總皆禪

學也。若聖賢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固不可謂是一件事。亦不可謂是兩截事也。不是云寂便是感。感便是寂。亦不是云寂時舜一面目。感時舜又一面目也。讀者參之可也。

及其下須倒縮。不是遲注。若决江河二句。原在上文四句中。至此方見上四句中。聖人全體是善耳。不可做成兩截。

只在深山中具足。沛然莫禦。不作兩層。

總是形容聖人之心。萬理畢具。無聞見時。不可得窺。一有所觸。全體皆露。及其以下。正是形容上截之妙。非謂聞見後有此充達也。

及其下截。即在上截中。不可分作兩概。固也。然深山云云。乃孟子設言。只形容箇無聞見時渾然景象耳。俗解便要坐實舜與野人同在深山比較。殊是可笑。或云。始終皆指歷山時。不成升庸

後便不沛然。然則竊負而逃。定往河濱雷澤矣。虞舜豈不適至此。豈非痴人前不得話夢乎。

不是聖人之妙。只在感應作用上。也不是聖人感應作用之妙。全在深山不異野人時。隨此二界。不入永康。即入江西矣。聖人全體大用。在深山不見聞時。無從窺探。就其見聞沛然處可見。聖人渾然一善。深山中已無所不具。隨感而出。聖人原不分寂感也。故及其是個合語。不是分界語。

天下有是體。便有是用。可分便不成體用。若謂迹如是心不如是則迹從何來。故欲辨邪異之非。只看今日大講師善知識。其所為立身行事處如何。到此却瞞公不得。

吳爾堯文 觀聖人者。而不觀之於既發之後。則天下皆得守其虛寂之體。而與聖人爭未發之境矣。**評** 數語判盡古今邪教程子

論釋氏。只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是也。

陳子龍文云云。評此是說聖人德量渾然。無非至善。其體用之大應感之神如是。非推頌其得天下之故。與治天下之法也。雲間派好言事功。不顧書理。不知說到何處去。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章

不爲不欲一層。爲之欲之一層。無爲無欲一層。其層次轉折。註已說盡其理矣。只須細心貼註耳。

無字有力。

無字斬然截然。直是壁立千仞。將無攀援依戀之意。

此欲字。非理欲皆欲之慾字也。說混作慾解。連題目文理欠通矣。

爲釋學者。破句白字。皆可悟道。其弊病必至此。

無爲無欲。正講擴充斷截工夫。便知有爲所當爲欲所當欲在。若

止是强制不行。外强中乾。坐病正深。如此而已矣便說不去、而已矣是鞭人語。不是竟盡語。

【文甄譔】夫以爲義不可勝用。而晏然任之。未有不至於爲不爲欲不欲也。時時提醒無爲無欲。其不可勝用矣。【評】註云能反是心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正爲時時提醒。於此中究竟不盡。究制不盡。亦受用不盡。故曰如此而已矣。原無晏然任之之意也。

【戴應鼎文】吾觀踰閑以往之人。亦未有不知閑之不可踰者也。而次且而前。一若不得已而爲之。何也。即其肆行無忌之時。而四體之動。若或糾其所爲。夫此亦何不得已乎。【評】畢竟胸中無把柄。以致臨時展轉。可見平日修名愛潔之人。不是寔有主宰。鮮有不敗者。言之痛切危悚。能使表裏兩截人。隱微深痼心肝雕

出。真今日學者一服黃昏湯也。

後世人品之敗皆始於通脫。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首節

陳際泰文 人於患難之來。身瘦焉而不爲安也。心憂焉而不能暫釋也。曰此疢疾也。於是乎日夜謀所以去之。是何其見事之淺也。**評** 普天下貧士逆境人。都從此一轉墮落耳。

窮困無聊人。東觸西礙。步步逼人斷頭死路。饒汝奇才異能到此無復擺布。只有怨天尤人耳。略一轉身。墮落披毛戴角去。亦且頓不得。豈知疢疾中許多境界。儘自縱橫自在。何故向來自投坑陷也。只是見識低。無志氣耳。雖然如是。且道德慧術智。便如何到手。須從今日竪起脊骨。振著精神去。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王房仲 聖賢議論。有定品者。有歷數者。有偶及者。何嘗必分高下。後人遇此等題。必欲强生見解。巧立名色。遂爲軒輊。殊非本旨。

評 如房仲言。四節爲歷數耶。爲偶及耶。蓋定品也。曰定品。則何得無高下軒輊。看總註云。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正意本如此。隱然示人進取之極。此何害於白文。而必欲盡去之耶。使人抹是非而輕於叛註。是亦論文者之過也。

有安社稷臣者節

悦字從憂危經營中看出。方是大臣學術規模。

歸有光文 云云。評 爲此題者。大都以冠冕麗詞。吉祥大話爲事。不知此不但文格醜俗。即其人心術品行。必爲諂媚污鄙之夫。正

容悅與社稷臣分界處。不可忽視也。看先生文。自覺涑水安陽氣象在目。○悅非慶幸之意。乃嗜慕之誠也。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爲景象。可用吉祥冠冕語。安社稷安字。有許多謀猷事功在。正於憂勤惕厲。鞠躬盡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爲悅。惟先生能體會及此。

有天民者節

著天民二字。便是畎畝樂堯舜之道。不肯輕仕者。固非枕流漱石閒人。亦非淵愧林慚客也。講可字而後字有身分。纔得註中不見知不悔之意。俗手取冠冕堂皇。不覺流露出買蹇驢應不求聞達科肺腸矣。

陳際泰文 鳴琴而歌先王之風。召之役則往役。評 此民字粘天字。言天之民。不可以位限。便有達可而後之意。呆貼下民。拙矣。文

將有行也。未度其君。先度其身。曰是果無愧阜尹否。〔評〕人稱此意好。却不然。若自己尚信不及。不可謂之天民矣。達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行吾之道而後出。如伊尹耕莘樂道。三聘幡然就湯。數言是也。先度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亦是未能樂堯舜之道時事。雖曰行道本乎身。却不是現成天民達可行之道理。言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

有大人者節

而字中。有無心化成神速不測二意。

註云上下化之。則物字兼君民講無疑。而人每混過。謂君不可用物字也。不知其為物不貳。則天地亦稱物。豈唐突天地耶。

此等題。再攀不得大話。一攀大話。便知是乞見相矣。功業之奇。且大莫如伊尹。然其本領只在非道義一介不取與。三代以下人

物推諸葛然自謂荷全性命又曰先帝知臣謹慎故知眞大人定不說假大話其不說假處卻眞是大話也趙普謂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便是村學究扯空頭不待其實德脩怨而後議其無相度矣秀才胸中須常將此意體貼自然器識不同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陳子龍文海內至廣神器至重此固非氣之所能識才之所能周也評爲甚只矜張這箇文得志則卜宅土中定鼎伊洛開明堂而朝羣后云云評孟子所言乃堯舜事業耳文使非黃屋不貴非袞衣不榮非玉食不富則所求於物者重矣急矣萬一逡巡差跌卽何以自解哉評講急便不是卽不差跌亦無以自解故不得如此說文我嘗怪古之異人起自草茅爰膺圖籙自其道德或學而能獨天表之奇瞻視之偉何修而得此耶又豈命爲

帝者耶【評】君子所性，非行命天子也。此章大旨，說君子全其所得乎天，即程子所謂孔顏所樂何事，故世間窮達，不能加損，即到堯舜事業，亦只得浮雲過太虛，此是何境界，奈何說來說去只在爲天子有天下上着魔耶，睟面盎背，乃周孔形色，非漢高祖唐太宗相貌也。

中天下而立節

中天下而立三句，孟子借大行蓋頭語，只要襯跌出所性不存句耳，既非楚事，亦非正位，亦非了句。

定字是大行已成景象，

定字是王者平成富教事，非三代以下之天下一統，太平無事景象也，漢唐以來，養不成養，教不成教，制度不成制度，事功不成事功，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架漏牽補過了，堯舜三王周孔之

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間也。然則三代後之太平。都是氣化中自然治亂。以君子觀之。憂方大耳。何樂之有。學者須從此處見得箇道理。講定字決不宥混帳下語。

金聲文 無人無我之性。云云**評**六字大錯。錯在本領。成巳成物者性也。無人無我。乃禪家之所謂性。而非君子所性也。正希論性有云。生之謂性。即太極生兩儀以下諸生字。後世以其言出告子。而不謂然耳。又云。性命之學。拱手而讓之方外之士。蓋明以禪學之性爲是。故說到本原處定走作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節

此及下節。與其爲氣也相似。兩起句文法雖同。實義自別。此節是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蘊。疆畛截然。

讀書人每自命不凡。一經些小得失利害。便和身倒塌。何消說到

大行窮居耶。故分定工夫。全在根心上。札硬寨做乃得。
惟其分定。故無加損。非不加損。乃爲分定。此處便見得必須根心。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節

心是虛器。性是實理。仁義禮智。正是性之四德。有是器。卽具是四德之理。分開有此名目。合之只一物也。但性屬理。故不雜。心屬氣。便有淸濁理欲之雜。此處所以言人心道心也。此理本人人具足。纔有人心之雜。理便喪失。故君子復性之功。正爲培植此理於心耳。

所性是指已成全德。說中淸明無累。是根心處。祇生色是根心十足處。

[illegible]文 天下之物。未有憑空而寄者。則觀物者。必於其所根矣。

評 此根字不是自然而然。文 根心而出於自然。此亦足以驗同

然之理矣。評根心亦不是說同然。此言君子所性之蘊。仁義禮智。凡人本來原統於心。但為氣稟拘物欲蔽。雖不絕萌蘖。却不能使之根於心。不能根於心。安能有生色云云之妙。不能有生色之妙。安能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得所性之存哉。註中所謂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四德根心。積盛發外。可知根字不是自然同然。大士從頭說錯。而楊子常以為知分與蘊之別。尤大士看書精到處。真以盲讀盲耳。

君子所性。不是說本然之德。故特下根於心三字。兼生質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方盡。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其生色以下。是所性之蘊。人多說成所性效驗矣。

生色只在根心上看。

根心體段難說。孟子特下其生色四句。正就所性充足處指示實際。非說根心應驗也。外面風吹草動。都是根裏緣由。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有多少病痛在。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動容周旋中禮。方是聖人之盛德。古人云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此正是聖人之不可爲處。在這纔箇兩路夾來。方是不言而喻。有意要說得自然。便人莊周咨嗟。晉人風流不曾去而萬里。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此章不是說先養後教。亦不是說即養是教。只是說治天下重在使民富足。富足則恒心自生。仁只是富足之效。與里仁仁字相似。原是帶說。故不曰民仁矣。而曰焉有不仁也。

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言。舉全也。

此章所言舉正也原未及教民意謂富足不必教民者固非謂富足即所以教民者亦非也總因誤看仁字便意上二節說養下節說教相似不知此三節只是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綱目在不止易薄四句矣

或云孟子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當有分曉予謂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著眼便似言功利若向易薄四句著眼正見孟子行仁真實本領與功利家天懸地隔何須更用分曉乎惟其政爲仁政故其富足亦是仁治中之富足民心之仁厚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聖人只欲民遂其生此便是仁字根源故其經制不求富而民已富不爲財而財已足所以民無不仁若聖人沾沾謀富足財用則上下交征利不仁之甚矣蕭道成爲治十年可使黃金與土

同假亦可與聖人使菽粟如水火同語乎。

首節

兩其字指民下節兩之字即指富。

管商之富足正是不仁均之使民富也使字中同狀各殊。

民非水火不生活節

至足便無有不仁不是足後方求其仁專就富養上說不及教一邊若王道之成必世後仁須兼富教方得陳定宇淺看此仁字最有理若謂孟子所該甚廣則所以仁民之道有未全矣

焉有不仁是富民之效如此非富後又去做出仁來如既富加教之說也。

民富則性良而俗厚此仁字即在菽粟中推論見民富之妙耳非即富是教亦非富不必教也但如水火之求無勿與即便是仁

仁字亦不得深看。方得體句急口語意。

此題諸弊。都爲仁字生出。須先將仁字分明。民貧則私吝殘刻。爭奪之意。自然而生。此便是不仁。民富則有無關通。緩急親睦之情。亦自然易發。此便是仁。仁字即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妙。推論及之。要之此章原不專仁字說也。

仁字。只在無弊與上看。

富而好行其德。確是此章仁字。即是中有仁。又有足後教化之仁。此章仁字即在富足相通處見。非聖人教化漸摩之仁也。謂此便是教仁。不必更有王道。卽失其義。

不是說富民外。別無教民仁之事。只是此章不及耳。

聖人治天下實際。卽易其田疇四句。便有菽粟如水火。卽可使富不可勝用二句。昏夜叩求無勿與。卽下文仁字。聖人治天下兩

何只爲跌出下文兩句過脈語耳。非又另贊聖人別有妙用。而未敢般般卓犖象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此章首言聖道之大。次言其大有本。終言學聖之法。層界分明。

首節

首節總只言聖人之道大。以起下學聖之法。與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三節相似。述聖人二字。亦是從道字帶來。原不爲孔子贊頌也。近來紛紛指並孔子。又分上兩句在孔子身上說。下兩句爲學者身上語。都自割支離。

此節只是贊聖道之大。難爲言。亦猶小魯小天下耳。

難爲言只在孔子說。不在游聖門者說。

附首二句文

推聖人以作則而先得其峻極之量焉夫聖人之中有孔子亦猶夫方之有鎮而嶽之有宗也而要其視下之益小有可與登者之所見相喻者此固難爲未登者道也今天下與流爭尚幾欲分一人之統而與之並峙危乎曰不危其高出於尋常萬萬者自在也夫古人往矣其高出於尋常者亦古人自得之耳何恃而不危恃後之人有馴致乎其域者以其身體之巍然於古人之俯視斯世如是也而後知其高出於尋常者不歷終古而不遷以待攀躋者之自驗焉可得不重思我孔子哉孔子集羣聖之成古今不得配帝王不得加豈復有能至焉者乎則高出於尋常者其孰從而知之嘗竊不自量庶幾願學焉然而不敢驟也久之自以爲進矣百家其下矣而孔子如故然而不敢止也久之自以爲益矣諸子其後矣而孔子如故然則孔子其可至

者耶。其不可至者耶。未可知也。則所謂高出於尋常者。又孰從而信之。雖然。以吾之所未至度孔子之已至。以吾未至之所見度孔子已至之所見。恍然得孔子之爲孔子矣。殆猶登山然。而或者猥曰。孔子者非積累之所致也。非有根柢之可尋也。又非離羣絕俗。睥睨一世者也。今試取登山者而問之曰。而能一蹴而至其顛乎。能不歷原麓而飛越上下乎。能平崔嵬絕巘。與嶔巇峼峻一覩乎。曰。不能也。不能則何足以語孔子。雖然。此論孔子之爲孔子。猶問登山者之所山登也。吾不知孔子果何以成孔子。而第論夫既成之孔子。亦猶不知人果何以能登山而第論夫已登山之人。則孔子非有意於尊己也。而有不得不尊。非有意於貌世也。而有不得不貌者。其所處然也。今夫脊負環瀛帶沂泗。兼隸邾莒。奄及淮徐。地非不廣也。而有登東山者焉。則

以爲無幾，魯其微者也，東山其下者也。今夫天下，南極吳楚，北抵燕代，東漸齊魯，西迤秦晉，從非不遠也，而有登泰山者焉，則以爲不盡。小魯小天下，自未嘗登者聞之，鮮不笑而却走也。從有登者，輙自信其不謬。準此而推，魯不止於東山，登東山而衆山皆細矣。天下不止於泰山，登泰山而東山且細矣。然則人固有在一國而輕於一國者，亦有重於一國者，未有重於一國而一國反輕者也。人固有在天下而屈於天下者，亦有尊於天下者，未有尊於天下而天下反屈者也。且東山泰山，非甚難測也；魯與天下，非負弱小也。然而所處之地崇，則所見之物細，已如此，况以不可限量之人，臨棼焉淆亂之世哉。然而天下能信登東山泰山之可以小魯小天下，而不能信孔子者，何也。東山泰山可長存而測焉，而孔子不可復測也；可相繼而及焉，而孔子

不可幾及也。不知孔子亦止一先登東山泰山者耳。奕奕者自若也。萌萌者未嘗顯也。人各有一東山泰山。未嘗一登。而諉之曰不能。一蹴而至也。不能。合原麓而飛越上下也。不能使崔嵬巃嵸等於培塿之易也。是以東山泰山爲終不可登之地。而且并疑夫小魯小天下之未必然也。又何足與語孔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章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節

陳霖龍說云云。兩蹠之徒。只一箇徒字中。種類行徑不一。被先生提出一番毒駡。足令今古稱快。然其徒正繁衍。視駡如敕封銘贊。當復奈何。

欲知舜與蹠之分節

人只做得利與善耳。須是利與善之間。間字微極快極危極。

問字有疆界。有幾候。但知疆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不切甚矣。人有指點。有工夫。但知指點而不知工夫。則下手處不切甚矣。人但在指點界分上著眼。須還他用工夫地頭。

且如做時文。亦有利與善之分。要講明義理。作好文字。便是善。便是舜之徒。若只要去剽竊決科。便是利。便是跖之徒。頗其間亦當從雞鳴時辨取可耳。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章

金聲文 脩身之學。卽經世之本。不可分。亦不可合。以分而執之之爲偏。而合而參之。不知其終乖於大道也。**節** 楊墨之分。不關出處。楊經世也只是爲我。墨脩身也只是兼愛。子莫執中。也不是出處之間。

墨子兼愛節

墨子兼愛究竟不能兼如佛說普度衆生究竟不曾度他只借此立說夸誕令人信從耳要之異端門戶雖別其本指只是一箇自私自利楊墨佛老原是同根生也

吾見從佛教人其害未有不至蔑其至親以自利者則又墨者之互變也故孟子曰無父

子莫執中節

沈發祺文 允執厥中授自堯舜一以貫之傳於孔子精一以執其中一以貫其不一中爲聖人之中一爲聖人之一也評尋出中字一字源頭後世假借經傳字樣以說其法者皆坐不識經傳本義便受其惑亂此間執一謂彼自有其一非聖人之一執中亦彼之所謂中非聖人之中

潘鑑文 其斤斤然以中自守亦稱一時之骨力而究竟於楊墨隕

然獨得專一於爲仁爲義之精神。尚未盡其長其遺漏於道不已多乎。[評]勸進一層。然道理全錯。到得盡其長早已走作了也王龍溪趙大洲謂朱子推出精微之理與二氏。正是此說[自記]學問到極處。有何楊墨。有何中道。任他做出。有何是非。道學家開口要得欛柄在手。所謂權也。孟子闢楊墨。誤了天下萬世。許多。子莫早已見其端矣。[評]看自記。正希眞得禪之肆矣。千子謂此卓吾機鋒套也。聰明材力之士。走盡天涯。終歸吾儒。平説看來平說更深。好新反淺。今日勸天下後輩。必須熟看五經四書及朱子全集性理大全。庶幾古文時文。二道皆可挽回。正希語不必效之。其言極正。僩謂平說深而好新淺。猶是文字上較量。其實只有是非。不可言深淺也。他只看錯了權字。作權柄之權謂縱橫妙用。儘繇自家耳。不知此却是無忌憚。非權之謂。正如

無星之秤。任意輕重。却與物之本然分兩不合。權者秤錘之謂。正在秤星上推移。得箇沒走趲真實本然分兩耳。從漢儒不識權字。程朱辨析至精。已明白無疑矣。而後來又從新惑亂。道之難明如此。

異端之害。朱子謂其彌近理而大亂真。然佛老猶自立其說。與儒者爭勝。今則儒者反竊其緒餘。曰聖人之道本如是。其為亂也更甚矣。荆川文集有云。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六經孔孟並也。門外之戈也。其竄入於六經孔孟中而莫之辨也。室中之戈也。其言痛切明快。真有衛道之功。乃晚年為王畿李贄所煽惑。一折而入於離利鬼國甚矣。文人雖能言。多無當於道也。後有作者愼之哉。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首節

借飲食以明心。故有嘗惟亦有轉折。其實飲食之害即心害也。但所指甘飲食之不正。乃氣上事不是理上事。故得如此道耳。勘破此義。分合說來都是。若陳王一班講。必曰氣即是理。却是孟子支離矣。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節

楊以任文 辭萬物之利而恐其盛害。絕萬物之樂而恐其盛憂。亦不能不以之為心害者也。**評** 巢許等人正奈何這斬見不下。亦是為心害。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此章只論和為主。

介字只在惠之和中推勘。

此正與君子不由不恭參看知其爲如是之介必不由不恭正辨其爲聖之和非專指其介也

陳際泰文 宇宙有貞肅凝固之氣而人得之爲介介盤於和而寔以醞和此微而造化顯而聖心莫不皆然 **評** 冬之所以爲春貞之所以起元也

孟子曰有爲者章

艾南英文 天下事以有爲而成亦以有爲而敗 **評** 此有爲是好一邊只激厲其必底於成耳

陳際泰文 人知無爲者之病乎道不知有爲者之益病乎道云云

評 不到得益病看猶爲二字自明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首節

章世純文 性材質之朴也。而待飾而成。待飾而本性之事固少矣。

評 以真率爲性。乃老莊之旨。而晉人所宗。非聖賢之謂性也。

文 學之所入者有止。性之所入者無窮。

評 學亦無窮。安有止也。

文 思慮也。謀爲也。非性也。

評 性之不是無思慮謀爲。第其思謀皆性之故。曰不思不勉耳。

文 天也。命也。非性也。

評 天命即是性。性之非言性。亦非性異人也。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其道理不二也。從性之講出身之來。纔見此理之合一。

人皆可爲堯舜。是言其理。堯舜性之。是言其氣。要之氣不可强。而理無不全。故皆可爲堯舜。必須從身之下手。但須別出假之者耳。

聖賢只以學利爲主。此章正爲中人說法。湯武亦只做得箇影子。

正不必膠柱。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章

曰何謂尚志節

艾南英文 士當其窮約之時。而天下從而信之。**評** 孰從而信之亦自信得如此耳。**文** 聖賢有所恃於無爲之體。而性焉安焉。**評** 居仁由義言其純熟。非性安之謂也。如此則學利以下。俱不能尚志矣。**文** 然後出而任天下。不至以造次荒亂其神。**評** 不必說到此下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正言不必得位行事。而其道已具。故曰尚志。今云出而任天下。則仍說事不說志矣。

大人之事。只是仁義。故大人之事備者。備於志也。若將從來管樂公輔套子鋪張。只綳得窮秀才門面大話耳。究竟與大人沒交涉。

附居仁由義二句文

就所居與由而大其事知仁義之爲事本矣蓋居仁由義士之尚志有然耳而大人之事已不外乎此天下又安有事之備如士者哉聞之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以及庶民無一不出於學則無一非士也學而爲天子焉學而爲諸侯焉學而爲卿大夫焉學而爲庶民焉位遞降而卑者人因乎事也蓋其爲事愈簡則其爲人愈微職遞分而衆者事因乎志也蓋其爲志益薄則其爲事益少故可以統乎諸侯而爲天子統乎卿大夫而爲諸侯統乎庶民而爲卿大夫自大夫以下爲庶民統乎人者也小人之事也自大夫以上至天子皆能統人者也大人之事也先王位士於大夫之下庶民之上而不畀之以事若曰自此以上皆若事自此以下皆非若事云爾夫士何遂得爲天子諸侯卿大

夫哉其所學之仁義同也自三代以來無學而爲天子諸侯者於是大人之事尚屬之天子諸侯卿大夫而仁與義皆屬之士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復知有仁義故雖有大人之事而與無事等若夫士也其居則在仁如此其路則在義如此矣而又不得爲大人則其事亦不著何怪天下之重疑其無事也雖然吾特慮士不尚志則不能居仁而由義焉耳果居仁矣一體之愛至則天地萬物之愛與之俱至極之誅殛不廢于帝廷放伐不傷於王世總以今夫愛之之方大愛之之方則久在儒者一體中矣果由義矣日用之宜得則散殊高下之宜與之同得極之受禪而不疑其泰力征而不病其貪總以協夫宜之之理夫宜之之理則已歸儒者日用間矣由是而卿大夫焉可也諸侯焉可也天子焉亦可也惟其備也舉而措之者也由是而不卿大夫

焉可也不諸侯焉可也不天子焉亦可也亦惟其備也全而歸之者也蓋帝王之功各本乎時勢之所至故因革損益歷代皆有不得不偏之業士惟無時勢之可憑也故凡有時勢之所不能外及夫為所得為止成其一代之勲華或反遜此純全之體聖賢之出各從夫君國之所需故鉅細汚隆名臣各有不得不官之責士惟無君國之可定也故凡有君國之所不能盡及夫見所可見縱極此一臣之經畫亦僅分其廣運之餘由是觀之大人之事惟士能備之耳轉而問世之大人其果何事也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陳際泰文

人之信人當權其大而後議論有所本而不亂然大與小之辨又不在衆人之所矜與置之間蓋要之衆人眼中無一件不倒置仲子之流不過就衆人意中顯奇特是衆人之黠者

耳。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章

此只設難以窮聖人處變之道耳。臯陶不執。執之而舜禁。則害義。舜聽臯陶執之則義又害仁。惟臯陶自執。不以天子父廢。此爲義之盡。舜自竊負而逃。不以天下易父。此爲仁之至。道理到此已盡。人又要推論舜逃後臯陶如何行法。天下又如何迎舜。直是痴人說夢矣。若依他推論。恐臯陶必須出廣捕牌。舜須毀形變名姓。俟迎舜返國後。亦須陪燒埋銷案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章

末節

當時上下。只用得虛拘之法。其不可者。僅孟子一人耳。此法不止戰國。後世取士用賢。總不出此義。要之世間君子不多有。自不

得不爾陳簡討與聘君陳布衣不肯應科舉有志者且然况聖
賢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歸有光文】人知形氣之私爲吾德性之累而不知所性之妙常依
於形氣之粗【評】四語便是聖學與異教所見不同處
此與告子生之謂性陽明能視能聽是性正有是非邪正之辨
不是將形色便作天性形色皆有自然之理乃天性也

【艾南英文】凡念之自內而起者必外緣形色而後可以接於物善
之自外而觸者必先感形色而後可以通於故形色之於天性
一耶二耶【評】此是內外交接之故不是形色天性之義卽形色
之理是天性非形色能通性也形色與內相通處却說心矣【文】
人徒見目有禁之勿視以爲明耳有禁之勿聽以爲聰【評】不知

此正所謂天性也〔疑〕心爲神明之舍亦居腑臟之列〔辭〕心亦只是形色其作睿聖之理則天性也○形色只是形色其各有自然之理即天性也此天性即在形色上看是從道理說不從心說此文離處非說奈何不下有內外兩件耳。

若云形色即是天性則是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目之於色四支之於安佚皆可謂天性也其弊必至於猖狂恣肆無忌憚而後已故註云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乃所謂天性也此紫陽有功後學之語也蓋目能視耳能聽而聰明乃天性也父子君臣其仁義乃天性也故曰有物必有則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合下如此反身而誠無所缺欠生安之聖人之踐形也克己復禮主敬強恕學利困勉之聖人之踐形也開口第一句人便信不及矣更何踐之云乎。

踐字在聖人，是現成字面，在學聖人，卻是用力字面，得此意，方是徹上徹下道理。

或言須撞高聖人，方得惟與然後字意，或言不可撞高聖人，方得指引踐形意。或言上句須說得輕，下句說得重，方見兩意都到。其寔皆未盡也。兩句中各有輕重。上句形色輕，天性重，下句聖人重踐形輕。合言之，則兩意都到耳。

須得指示意，得做策意。指示意從也字生來，做策意從唯字托出。故首二句寬，末句緊。形色天性，則人皆有之，非聖獨異，惟聖然後可，則人之所以異於聖人者，唯不能踐也。今人做末句，輙云聖人亦不過踐形，則重看形色，輕踐字，非孟子示人之意矣。人於此題，每補出聖人不過踐形耳，以爲得引進衆人意，不知先失語氣，看惟字然後字。一何鄭重，正要見踐形之難也。但看後

世講性說心。出玄入妙。扛得兩脚不著地。然於視聽言動上。何曾有用工夫來。惟其看得踐形粗淺耳。孟子此章。正爲此症下針。須從聖人之異乎人所以能踐處。發得雖然後之意透。則引進衆人意。意中自到。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章

有如時雨化之者節

有者。五教之中有此也。遂句本君子。

此是第一等人教法。甚言當下點化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也。平日積漸之功。即下面四種亦同事。如時雨化。非其人不得。在聖教亦希有難觀者。若說聖人概化之以時。則不須復有下四種矣。時雨化三字不拆。

正爲有不化者。故又有下四教耳。

有私淑艾者節

自時雨化至答問。其品遞降有差。至私淑艾者。原别變一法。不可謂其品在答問之下也。要之私淑艾中。亦有上四種在。如孟子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一等也。其外諸賢。成德達財甚多。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之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末。固自處之義。亦理當另起耳。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首節

丑既知高美。而又欲孟子少貶。須知原不曾識得道在。夫道豈孟子甕橐中物。而可意爲高卑顯秘乎。世之師以欺其弟。弟以疑其師。如此者正復不少。乃知庸人見識。千古如一。

公孫丑差處。只在一使字。夫道何物也。豈教者所能使乎。云何不

使爲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疑孟子之使也。今日初學作文不肎要好。而只怨訕前輩之何不下一格者。如此不通議論豈少哉。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節

其彀率三字。最要看得好。見羿只有此彀率。每日如此教人如此教。特不爲拙射變耳。若講作羿爲拙射守其彀率則失之矣

君子引而不發節

因上文彀率而言。故所指爲君子之道。而話頭則射也。不講射義則泥。以射喻道。亦多轉合之迹。借射字言講君子之道。是一是二。須融化入微。

不發非隱也。隱便有權用。不是中道而立矣。

陳子龍文 其道之不立而爲引經義。稽文學。故學者博而寡要。瑣

而難循。評 此亦中道之立也。陸王以爲害其道耳。文 其道之不立而爲崇虛無任情性。故學者習焉而不詳。變焉而不成。評 渠亦立一道。但非中道耳。

能者從之句。須向學者身上著意。不得仍交付教者中裏。

能者自能。不能者自不能。教者總無所用其私已徇物之處。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陳子龍文 平居而納身規矩。有長者之風。彼固自以爲有道矣。遇物而頗立牆藩。稱先王之教。人亦許之爲有道矣。而一旦當變革之期。名教所係。則首先承順者。必在盛德之人。曲意同心者。多有高名之士。評 戰國時。縱橫名法。督責富強之術。皆爲逢迎人君好貨利淫欲武暴之心。而造爲一種說數以爲道理。常如此。或遠托黃老。或近祖桓文。皆所謂以道徇人者。未有後世講

假道學而失真名節一流。故孟子所指亦不為是也。大樽先生目擊當時門戶中人物不堪。故借題發作一番。不謂數年之後竟應斯語。獨先生能不負殉道之義。嗚呼。賢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章

此章本三種平講。陳大樽文專貶上二項。而以下節為救上二項之弊。似以下一種為賢矣。非孟子本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二句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愛用之物。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次差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愛物。總只在親親用力。此處厚一分。下梢有一分。歸于一本。三也。

親親仁民愛物。脊次雖有三等。而君子之為道也。止有一本。親親

十分。到愛物纔有一二分。若親親只五六分。推到仁民處已不足。況愛物乎。故君子欲盡仁愛之量。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則放之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道生。韓退之原人。亦能言篤近而舉遠。他便見得箇大頭腦處。但于細分不精實。故一視同仁句。便籠統去。於原道亦云博愛之謂仁。其見處大略如此。平生最闢佛氏。却不道此處正落他圈襀。若無横渠一篇西銘。此理終古欠分明矣。

張嘉玲文 遡降衷之始。人與物同出于一原者也。**評** 同是此句。然異端指氣。吾道指理。**文** 自成性以來。而親疎異矣。本吾憯惻之懷。遡如其分而予之。**評** 此之謂本天之道。**文** 仁而弗親。非靳其親於民也。必有宜用其親者。**評** 只此一弼。可見義禮智都是仁。**文** 如保赤子。亦特擬其誠求之意。而恩施原自有殊。**評** 此墨氏

誤解處【文】萬物一體，不止形其一體之象，而曲成要自有道。【評】佛氏平等普度，不能度一物，而反害民矣。【文】德以懷之，固仁也。即刑以威之，罔非並生之至意云云。【評】仁字中太用正多。○只理一分殊四字，自是天生如此，非聖人強爲差排分別也。但看世間持齋放生之人，即使孝親敬長，已自降其親長與虫豸同等，不可以言孝敬矣。然持齋放生，則無不忤逆父母，爭忮伯叔兄弟，刻薄宗族親戚者。其立說顛倒，勢所必然也。看此文說來只平平實實見得天地間上下流行，與聖人明倫制禮那一件不是天理自然，不明一篇西銘也，不能停當如此。

親親仁民愛物，必如此剖別分明，纔成得渾倫一件，所謂仁也。異端不知此理，以平等普度無別擇爲廣大，不道正是其不仁處。譬之人身，自首至足，官骸分位，高卑清濁，迥然各用，却只是一

體然必如此分位各用乃所以爲一體若倒屙出口捫舌搵尻豈復成人哉異端究不能自平其首足官骸之等卽可以信其理之必無而說之不可行矣

原頭一滴則下梢全推不去

只從人情物理細細體究便見得吾儒只是推得去異端便有許多推不去處

儒者理一而分殊只是推得去異端二本而無分只是推不去兩句中兩而字正是說推得去也

異端所不解在分殊處秀才所不解在理一處故講此章者不怕不明等殺但不能於等殺上見得箇渾淪一件耳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首節

孟子開口便說無不知也無不愛也有此二句立在前則篤近舉遠之理不必註解出來而言下大意已解此二句說在前即是活句移揹急先務親賢後作補足語即是死句夫句之死活豈有他哉惟在人移置先後之間耳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終